

小說 第一名 黃俊彰

筆名/663

個人簡介：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

663，來自重慶森林，放出系能力者。曾在台灣第一家鹽酥雞擔任店長。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等。

---

〈保證取物〉

當東區考克(Eastern Cock)跟 Jasmine 相遇的那天，剛好是他的生日。

在 5 月 1 日 0 時抵達的前幾秒，東區考克揣想軟體會不會像昂貴機械表的瞬跳機制一樣，精準地更新自己的年齡資料。

5 月 1 日的 0 時，軟體一秒不差地將他的年齡顯示為 30 歲，他恨不得重新設定自己的年齡，再少個一兩歲也好，即使已經是軟體的黃金會員，這項要求仍要額外收費才能做到，在商言商，東區考克 30 歲的生日，他仍感受到現代交友的精準與無情。

東區考克習慣在睡前將看到的女生一致往右滑，滑到覺得指尖鈍了，產生了睡意為止，擁有無限次的愛心可供揮霍，是黃金會員唯一的特權。在這充滿誘惑的場域，能照單全收是東區考克的生活裡少數的奢侈。至少在此刻，他覺得這筆錢花得很值得。

東區考克宣稱這麼做一切都是為了虎仔——一隻黃黑夾雜的土狗，課金僅僅是為了提升理論上的配對機率。我問過他那為什麼不乾脆連尋找對象都設定為男女皆可，他吱吱唔唔地表示，他心裡還是存有某種非分之想。

15 分鐘之後，東區考克向方圓 20 公里內的女性表達興趣，周遭再無其他女性可供顯示。他望著個人檔案裡的大頭貼，突然覺得自己實在沒資格挑三揀四。他把檔案裡的個人照片全部刪掉，只留下一張虎仔的照片。

他把自我介紹全部刪除，只寫下一句話：「你想養狗嗎？」

當東區考克醒來的時候，手機告訴他有人對他說了 superlike，一個盛大、歡天喜地的愛心。

無所求者必滿載而歸。很久之後 Jasmine 告訴我，她那天是想往左滑的，因為些微角度的偏移才往上滑到了 superlike，失之毫釐差之千里，一隻蝴蝶撲動了第一次翅膀。

東區考克仔細端詳了手機裡的女人，對她傳送了訊息：「所以，你想養狗嗎？」Jasmine 收到訊息之後，完全沒印象自己曾對這個男人，應該說……這隻公狗按過愛心。

我先說結論：東區考克和 Jasmine 奇蹟似地相戀了。這是他們兩個都沒有想過的事。



「這是你的狗嗎？」Jasmine 回覆。

Jasmine 收過太多這樣的訊息，總是邀請她到他家看狗看貓，現在的男人們如果沒有擺上一張與動物的合照，就像是表態自己的冷酷麻木。但完全沒有自己的照片，只留下一張狗兒伸出舌頭的笑容，這倒是第一次。

Jasmine 的個人檔案沒有任何介紹，只有幾張精心安排的照片，像她這個年紀的女孩，已經很了解自己的優勢在哪，她對自己的外表稍嫌不滿之處，是她黝黑的肌膚，每次攬鏡她都會暗自嘆氣。有人的頭髮好看，有人的眼睛好看，她相信自己的腿好看。

Jasmine 不知道希區考克是誰，沒辦法了解東區考克這名字裡典故和笑點。

他們平凡無奇地開啟對話，話題圍繞在虎仔身上打轉。虎仔的照片給 Jasmine 帶來安全感，她感覺這男的不像其他男人，談話是為了那麼粗糙地想得到她的身體。

他是個老師，上來這裡找虎仔的主人。她則對外宣稱自己是個櫃姐，以某種幽默的觀點。當對手打出一張好牌，她覺得這樣說才不會落於下風。她說服自己這不算欺騙，畢竟她每天上班可都是穿得光鮮亮麗坐在玻璃櫥窗裡，享受那些來來往往的目光。



當東區考克決定約 Jasmine 出來見面的時候，他是做好準備要失去這個女人了。

他們的對話越來越枯燥乏味，他知道她和自己住在同一個城市，聊到職業他也只能輕描淡寫地帶過，就算他盡全力將話題帶回虎仔身上，也挽救不了兩人逐漸失溫的頹勢。

他並不是沒有和其他女性這樣聊過天，但他這次所能依靠的，僅僅是一張照片的魅力。每當一段關係進入了無法突破的瓶頸，他便會帶往下一個階段，不相信自己會成功的時候，他總會孤注一擲。如果成功他便獲得一次約會的機

會，失敗頂多從一個陌生人重新認識起。

所以當 Jasmine 答應的時候，他是有點不知所措，像是臨演突然得到十分鐘的露臉鏡頭。即使 Jasmine 只是說她想看看虎仔，而不一定是想見到他本人。但他總能這樣想的吧，是他與 Jasmine 的談天過程中某個動作，間接或直接的造成她對他的好感，才促成這次的約會。

他們的第一次約會約在離彼此都算近的一座公園，Jasmine 說他下班後會直接穿著制服過去，東區考克說：「那我會帶著一條狗。」

見面當天，Jasmine 先到了附近的摩斯點了一杯紅茶加檸檬片，順便換上白色裙子和黑色襯衫，還有時間把剛下班的妝補一補。總之她不想讓自己太準時，看起來太期待這次的約會。

直到已過了約定時間五分鐘，Jasmine 才走出麥當勞，但她最終還是早到了，這讓她有種未戰先敗的感覺。

她坐在公園的板凳上等著，一分一秒緩慢地等著，當她見到東區考克的時候，像是結束漫長的憋氣，終於浮出水面。

眼前的這個男人給了她一個苦笑，令人訝異的是他的白髮，像是曾經在一夜間失去一切。他說，那不然我們就走吧。他滿頭的白髮讓他的決定看起來都像是竭盡思慮。她還來不及反應，虎仔就已經牽著牠的主人興奮地衝了出去。

Jasmine 和東區考克在林蔭之中散步著，一面閃躲迎面而來的自行車、慢跑者和尷尬。

「徐老師，今天帶女朋友來散步啊？」一個溫婉的女聲就麼避無可避地讓他倆停下。她看到他臉上露出一種靦腆、曖昧的表情，眼前這個有點可愛的男人，似乎和自己以往交手過的都有些不同，而他們有的騙走了她的身體，有的騙走了她的心。

夏天的風在他們的耳邊吹，她什麼也沒聽到，儘管對方是多麼的努力。她權衡著男人的優點與缺點，動了個壞念頭，像考試時不小心看到前座同學的答案，她這次決定要佔點便宜。



約會結束的時候，他們互相道別後就各自解散，東區考克並沒有送 Jasmine 回家，這點讓 Jasmine 覺得他實在很不會，但這樣也好，她還沒有做好邀他上樓的準備。

虎仔拖著沉重的步伐不甘願地走著，像是這條回學校的路永遠走不完，就能金箔般延長這幸福的一日。虎仔的今天就像是偷來的一樣開心，可以離開窄仄骯髒的狗籠，四肢舒展昂揚地奔跑，作為一隻家犬，牠已經很久沒有這種尊嚴。但這美好的假期終要走到盡頭，灰姑娘的魔法就要失效。

東區考克心不在焉地牽著虎仔，一邊回味今天約會的所有細節，他的心情和虎仔類似，男人與公狗，現在處於無比接近的心理狀態。

他帶虎仔撒完尿，把飼料與飲用水換過，還得去巡整座國小的燈。只有一件事在他的心裡過不去，張太太明明知道他不是老師的啊，那種作弊被抓到的心虛感始終揮之不去，他想不清張太太上揚的語氣，是挖苦？不忍揭穿？還是發自內心地為他驕傲？畢竟是那麼漂亮的女孩子啊。

把虎仔關回籠子的時候，東區考克知道自己又少了一天。

校長只給他一個月的時間。當初是在操場撿到的，怎麼趕也趕不走，只好就這樣湊合養著，直到有一次偷偷帶虎仔回宿舍浴室沖澡的時候，被其他老師撞見，有職員在學校偷養狗消息便傳到了校長耳裡。他不敢想見虎仔一個月後的命運，他曾經搜尋過狗兒在收容所的生活，但他實在讀不下去。東區考克轉念一想，反正一個月後的自己也不知道會在哪裡？

自己的約也快滿了，至今都還沒有任何長官向他稍微透露要續約的意思，是不是該好好找個工作了，他想。

「叮咚」東區考克的手機響了一下，跳出通知，他把手機放了一下卻捨不得滑開。他覺得手機裡有未讀訊息的時候，好像比較有重量。

像是把湯吹涼一樣，直到確認沒有下一則訊息了，他才把訊息點開。Jasmine 告訴他，她到家了。他簡單回覆了一下，沒想到手機馬上又傳來悅耳的叮咚聲。他們拉里拉雜地聊了一陣，東區考克鼓起勇氣跟她要了 Line。

但她拒絕了，理由是還不夠熟之類的。

飽讀詩書的東區考克當下只想到一個成語來形容自己—得寸進尺。其實 Jasmine 拒絕他真正的原因是其一她的 Line 暱稱：專業檳榔外送小敏。她不想隨便讓人看到。其二是她想留個斷點，在這場感情遊戲裡。以便能在玩膩時，留下隨時可以脫身的退路，無論如何他只能追索到那位名叫 Jasmine 的時尚櫃姐。她在這男人身上嗅到有利可圖的商機。所謂三折肱而成良醫，要讓一個好人變壞，只要給他方法和機會。

她打好訊息，按下送出。「那我先去洗澡囉～」在結尾還加上波浪緩和了語氣，東區考克看到這句話的時候，彷彿能聞到她身上剛洗完澡的香氣。

東區考克貼心地回：「好喔！早點休息」

Jasmine 堆疊上：「晚安」，「今天謝謝你」，東區考克讀到的時候心裡甜甜的，就像在睡前吃了甜食。



但真正讓 Jasmine 愛上東區考克的關鍵一擊，是那頓只有冰淇淋的燭光晚餐。

每個人的身邊總是有一對很幸福的情侶，幸福到會讓你相信愛情。當他們談論得到愛情的過程，Jasmine 總是好奇，他們怎麼能相信自己的努力最終會帶來幸福。她也會想，是不是因為自己不夠專一，不夠有耐心，才沒有辦法擁有那種最好的愛情。

那天是一百年來最熱的一天，他帶著兩份冰炫風來到她面前，兩份冰炫風上分別插了 2 與 5 的數字蠟燭，火光照亮了銀閃的白髮，東區考克問了她：「你願意陪我吃今天的冰炫風買一送一嗎？」

她才想了起來，今天是她的生日，而他是唯一記得的人。她已經很久沒有許願了。她已經很久不相信願望了。

吹熄燭火的時候，她許了一個久違的願。她要得到幸福。她發誓，25 歲的生日願望她要好好記得。

他們離開了那個熟悉的公園，Jasmine 第一次問他要不要去其他地方走一走，這是夜晚第一次延長下去，今晚地球彷彿不會轉到另一邊。

他們去了一家門上有機關的酒館。東區考克覺得今天的他超級走運，他不知道是因為一個女孩鬆動了她的決定。他們天南地北地聊掉了好多杯酒，女孩喝得非常醉，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脆弱的牙齦。

其實女孩是裝的，這點伎倆她還是會的，她總要留點破綻鼓舞身邊單純的男人。男人並沒有牽著她的手走出酒館，在計程車上的時候，Jasmine 先是把頭靠在了東區考克的肩膀上，東區考克故作鎮定地繼續為司機指引著方向，等到她主動握住東區考克僵硬、汗濕的手，東區考克的掌心觸到一種纖細與柔軟。即使後來 Jasmine 堅稱，當時她只是覺得車裡太冷而已。

東區考克最終鼓起勇氣吻了 Jasmine。那一瞬間彷彿雪融成雨，他已經太久太久沒有這樣的感覺，以至於感覺像是第一次。

東區考克很慶幸自己做了這個決定，他們不管後視鏡的視線，在後座吻了又吻。十個小時後他們聊起這件事，東區考克問她如果他當時沒吻她會怎樣，Jasmine 說那她大概會直接下車走人。

當車子抵達大橋另一端的捷運站，東區考克問她：「你還想回家嗎？」，Jasmine 害羞地搖搖頭。今晚她願意跟著他去任何地方。

他們搭上另一台計程車，東區考克問了司機，這裡最近的一家汽車旅館在哪裡？

他們順著櫃檯的指示搭上電梯，在這幽閉的空間，空氣突然有點尷尬，大概是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有了共識。對東區考克來說，是緊張，對他來說，702 號房的房門後面，就是未知的領域。

其實從頭到尾，東區考克都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，他很慶幸自己的身體還算正常發揮。一件事情，他只記得開頭和結尾，就好像擁有全部了。

他記得解開 Jasmine 的襯衫，那種拆聖誕禮物的感覺。他記得完事之後，終於找到了房間燈光的開關，那一瞬間豁然開朗，從此他進陌生房間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到電燈的開關。

那場笨拙的性愛是在一片黑暗之中完成的。

東區考克不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的，他只能憑著自己的想像去做。那過程其實不是太久，雖然在東區考克的認知裡，他以為自己弄了很長一段時間。Jasmine 抱著渾身大汗的他，數得出東區考克每一次緩慢進入她的身體。他稀少的經驗沒有讓他擅長這回事。他用了非常費力的姿勢，那讓他的動作看起來非常荒謬。從 Jasmine 由下而上的角度，卻覺得東區考克表情認真得有點可愛。

Jasmine 是在沖澡的時候，聽到東區考克那一聲驚呼。他終於找到電燈了的開關，也找到了冷氣的開關。那一瞬間，房間突然巨大了好多倍，她終於窺見了房間的全貌。

房間角落擺著情色的八爪椅，甚至連浴室的門都是透明的。Jasmine 卻瞥見東區考克孩子般的笑容，他正把玩著房間裡各種燈光模式。

等她洗好澡，東區考克幫她吹乾頭髮，她的頭皮暖暖的，她在鏡中看著他倆的裸體，默默在心中，拍了他們兩個的第一張合照。

在床上的時候，東區考克很快就睡著了，一般來說，Jasmine 是很討厭做完愛就馬上倒頭大睡的男生。但聽著東區考克此起彼落的鼾聲，她卻有一種安心的感覺，像是看著一班列車緩緩進站。



在他們交往過程中發生最奇怪的一件事，是有一次 Jasmine 穿過老舊的黃

昏市場，被一攤不起眼的點痣攤給喚住，她以為那是一種亂槍打鳥的推銷，或者又是一次大嬸不甘寂寞的搭訕。

不知道是這種介入生活的唐突，還是市場裡潮濕、腐敗的氣味讓她不耐？

她以前給人洗頭髮的時候，也被稱讚過頭髮細，將來一生好命。

不知為何，她總覺得很冒犯。

那歐巴桑說，看她的面像，一生多子多孫，最少會有三個子嗣。

Jasmine 只是笑一笑，心裡嗤之以鼻地離開。

Jasmine 走回家的路上，一直思索 3 這個數字。

那就從她的 1 開始談起吧。



她有時候覺得一切是不是都已經註定好了，如果真是如此，她覺得真不公平。一個女人的一生，好像就這麼換過幾套衣服就過完了。

她在捷運上，會看著那些穿著制服的高中女生，心中浮現一種「真好」的情緒，並不是覺得年輕真好，她倒還年輕。Jasmine 是覺得，如果她能夠再一次回到那樣的年紀該有多好。她覺得人生最昂貴的代價，不是時間，而是機會。

她會把捷運上那些獨自的、靜靜的、乖乖的女生，和那些淺淺笑著，跟小男友打鬧的小女生做對比。她好想阻止他們，這個年紀不要談戀愛啊，這個時候，Jasmine 會覺得自己好像她老媽。

Jasmine 回想到高中的自己，雖然唸的不是什麼令人遐想的學校，卻也是乖巧、清純，彷彿還透著某種純白色澤。她當時還覺得戀愛是什麼邪惡的玩意兒，一碰了人生就全毀了。

但她遇到了宇軒，當時全校女生的共有財。

Jasmine 每天跟宇軒搭同一班公車上下學，在同一站上下車。這件事沒有多少人知道，否則會有太多女孩要不惜一切跟 Jasmine 換取這個權利。

一開始他們只是搭同一班車，時間久了，從一開始的點頭問候，到後來閒聊著生活瑣事，到了第三年，他們已經無話不談。

Jasmine 總是靜坐在中軸長廊上，遠遠地看著宇軒打籃球。當時的陽光，彷彿是為了照耀宇軒而存在的。

她總是要等到宇軒打完球，球場上的人群都散光了，才默默地跟宇軒搭上火車回家。那時她才發現，自己很擅長等待。

有時宇軒會在回家的路上睡著，風乾的汗味會隨著呼吸粗重的頻率送來，那時她還沒想過幸福這麼複雜的事，她只覺得幸運。

所以當宇軒對她提出更多的要求的時候，她好想跟全世界分享，至少跟中午交換便當的幾個同伴分享，但她不能，她只能把它當成一個虛榮的秘密。

她那時分不清，什麼是好奇？什麼是愛？

所以當宇軒把對她的好奇開發殆盡，她卻以為是他們的愛情將要死去。

想到這裡，她就慌了。明明是宇軒先來接近她的，那麼為何他開始退縮的時候，她會覺得悵然若失？人在慌亂的時候，便容易做出愚蠢的事情。

在走進宇軒的房間前，她就知道是不可能來這裡念書的。她好像完成了自己小時候的夢想，去上了那堂母親不給她上的鋼琴課。她把自己想像成一架鋼琴，讓宇軒的指尖在她身上游移。

那日復一日的，鋼琴家教般的時光，足以讓 Jasmine 一夜長大。

她缺席了自己的畢業典禮，從此對儀式擁有強烈的偏執與迷戀。

畢業典禮的那天，她一個人在婦產科的病房醒來，身上插著不知名的管線，她只覺得痛，彷彿自己死過一次。

她只記得在麻醉前與醫生最後的對話，她實在回想不起來這一生中曾對什麼藥物過敏，那是千金小姐才會有的病。戴上面罩之前她問醫生需要數算嗎？像電影裡演的一樣。醫生說：「你想數就數吧。」

她想像電影裡演的一樣把數字數到十，這是最後她盡可能陪著這孩子的時間。「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」她全神貫注也只能把意識停留在三。

她醒來之後，茶几上放著的不是祝福她身體早日康復的水果籃，也不是能給她補充元氣的魚湯，而是一束花束，裡面躲著一隻穿著黑白畢業袍的小熊，祝她畢業快樂。

關於小熊的事，她想起了今天本來是誰的生日，但永遠也不可能是了。用畢業快樂取代生日快樂，用驪歌取代生日快樂歌，怎麼唱都是她一個人。

沒考上理想學校的宇軒後來留學加拿大，改名 Eason。高中畢業之後，她



則斷絕了所有的聯繫，流連過好幾個所在，時間撫平了過去的擦痕，終於她也擁有了新的名字，對於網路上那些陌生的男人她是 Jasmine，在俗艷霓虹的櫥窗裡，她是小敏。



Jasmine 現在非常緊張，似乎比與他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還來的緊張。

等等東區考克要來接她下班。為此，她今天特別穿了一套與工作不搭的白洋裝，還被老闆財哥唸了包太緊，客人都不買了。

今天上班的時候，她也是心不在焉，不僅荖葉包的像是顆粽子，還差點把紅灰撒在自己的新衣上。她最近總是會想到一些無關的、荒謬的畫面，儘管她已經盡量壓抑了，還是會忍不住沈浸其中。

想像和他一起野餐，和他一起散步，一起買菜一起煮食，看到新的沙發就想像它擺在新家裡的樣子，看到路邊叫賣的日本進口鑄鐵鍋，腦海裡就飄出咖哩剛燉好的溫醇香氣。Jasmine 也知道這樣太危險，這樣的願景太接近未來了。

而最近常在她芳心裡一閃而逝的，是她夢想中的婚禮，才剛把新郎空白的臉填上而已，像是萬丈高樓平地起，就已經把婚紗的樣式，婚禮要表演的樂團全想好了，只剩伴娘和伴郎的位置還懸空著，閉上眼睛，那就是全世界最美好的消遣。

一不小心入了神，Jasmine 連檳榔攤的門開了又關都沒發現，是準備要來接她班的米亞。

「敏姐，可以下班了啦。」Jasmine 才發現已經接近下班時間，他就要遲到了。東區考克還沒來，她繼續在攤位上等，於是她只好向米亞全盤托出東區考克的事。

她向米亞述說了他們認識的過程，最近交往的情形，而米亞也好像是她的閨蜜，適時地給予回應，她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親近過。這讓剛剛還模糊的伴娘面貌，突然有了輪廓。這樣也好，有米亞陪她緩解等待的緊張情緒，雖然東區考克總是慣性遲到，但這一次的等待比以往任何一次的等待都來的煎熬。讓東區考克知道上班地點，就等於是讓他知道職業，這讓她覺得赤裸。

然而 Jasmine 的話只說了一半。她只向米亞說了表面的那一半，卻隱藏了她心裡在真正在想的另一半。或許是出於自尊，她試圖把她跟東區考克誤導成純粹肉體的關係。

她用詞相當露骨甚至誇大，逗得米亞哈哈大笑。她用低俗的語言去掩蓋自

己內心的純情，或許她內心深處還是不相信這段關係，所以先給自己打預防針。就像是已經不相信聖誕老人的小孩，卻又渴望得到禮物。

東區考克在這時終於到了，比約好的時間晚了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。虎仔還無辜地搖著尾巴。他們今天要去野餐。

臨走前，米亞還調皮地從冰櫃裡拿出一罐蔘茸藥酒硬塞進東區考克懷裡，讓 Jasmine 哭笑不得。

他們坐在花博公園的草皮上看虎仔很認真地交新朋友。Jasmine 端坐著不敢輕舉妄動，因為在走來這裡的路上，她的月經來了。東區考克以為 Jasmine 在對自己的遲到生氣，為了打破這層冰磚般的尷尬，他撒了一個謊。

「我答應你，以後絕對不會再遲到了。」這雖然只是東區考克不負責任的戲言，卻讓 Jasmine 感動得小鹿亂撞，「以後」和「不遲到」兩個詞彙微乎其微的交集，聽起來就像是勾銷了未來所有受冷風吹的日子。

在這空曠的公園，一年總有幾百張婚紗照共享背後這座天青草綠的風景。以往 Jasmine 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時候才會來這裡沾染過剩的幸福氣息，今天卻貪心地想置身其中，她穿著最愛的白色洋裝，感覺自己正在流血。

她有時候覺得思考是一件很難的事情，所以今天就不思考了。她帶了他回家。今晚她是真正給出自己了，毫無保留，她覺得為情奉獻是驕傲的，是偉大的。

她沒有提醒東區考克戴套，她覺得這個晚上不一樣，她覺得他不一樣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，也不是每個夜晚都可以。

小學的時候，她對天倫之樂這個成語特別有印象，因為那是她未曾擁有過的東西。她看著穿著四角褲的東區考克，亂咬沙發的虎仔，鍋子裡冒煙的泡麵，她覺得她接近了。

那是她最接近奧斯卡獎、葛萊美獎、金馬獎的時刻，沖澡的時候都想就著蓬蓬頭發表得獎感言。

他們說好要租一間更大的房子。隔天早上他們吻別，虎仔先寄在她家。從睡在一起，到如今真的在一起了，為了拿掉一個字，她走了好遠的路。她想，未來那麼長，而遲到那麼容易，或許承諾，就像是答應一個人他永遠不會遲到了。

而那就是 Jasmine 和東區考克最後一次見面。



從上次告別之後，東區考克回覆訊息的間隔變得越來越長。雖然說不上有什麼異樣之處，但 Jasmine 卻浮現出不安的預感。

其實有件事一直想跟他講，但總覺得這種事還是見面說比較好。日子就這麼一天拖過一天。

她的月經遲到了。雖然自己並不是經期穩定的類型，也曾有過遲到一兩個月的紀錄，但這次有一種做了壞事被懲罰的感覺。這段時間她唯一養成的習慣，是每天下午固定帶虎仔去散步。

虎仔需要新鮮空氣，她也需要。她需要建立一套生活的流程來抵抗對未知的不安。一開始，她實在是等不下去了，在東區考克回覆她之前，她又忍不住發了新的訊息。她努力分享生活渴望他的回應，但好像她分享得越多，他就越不感興趣。

後來東區考克乾脆就不回了，每當東區考克不讀不回的時候，Jasmine 甚至擔心他發生了什麼意外，但看到訊息默默又被已讀時，卻有一種被拋下的感覺，那時是恨不得他真的發生意外。東區考克的消失也只不過是人生中增加的謎團之一而已，她只能告訴自己，容易得到的東西或許也容易失去。

Jasmine 最近總是容易被那種主人意外過世，寵物癡癡等待主人回家的網路文章感動得亂七八糟。她牽著虎仔的時候，覺得虎仔不會懂的，牠是那種人人好的狗。Jasmine 也不知道自己會等到什麼時候。

她也不是沒有想過聯絡東區考克，但她發現自己除了軟體上的東區考克，並沒有其他找到他的方法。她覺得當初真是自作聰明，現在得到報應。這就是傳說中的網路交友的空虛吧，你怨不得誰。

為了及早結束兩種等待的雙重折磨，Jasmine 決定至少先確定一個問題的結果。

她走進住家附近的家樂福，一樓已經變成各種連鎖餐廳進駐的美食街，現在是什麼時代，連大賣場都要假裝自己是百貨公司。她先路過了近入口的家電部，聽人家說大賣場那迷宮一般的動線都是設計過的，目的是為了讓你買下更多東西。她拿起了一隻想要很久的負離子吹風機，顏色是甜美的桃紅色，確認了價格然後放下。

她覺得自己走錯了地方，一個人應該去逛便利商店，需要什麼拿了就走。一個人逛大賣場只會讓人覺得孤獨。她覺得愛情也是這樣，雖然自己不差，但她好希望自己喜歡上的每個人都能喜歡自己，那樣的感覺就像是逛大賣場，每一樣東西都買得起。

她在蔬果部與熟食部間遊蕩作為一種拖延，有時跑去寵物部看看虎仔的罐頭，有時跑到保健食品部看看自己用不到的葡萄糖胺液，就是不願意走進家庭

計畫部果斷拿起驗孕棒離開。她總覺得這賣場中無數雙眼睛都在注視著她。

她被麵包剛出爐的微弱香氣吸引到烘焙部，直視保溫箱昏黃的燈光讓她視線迷濛，手掌裡的可頌麵包是那麼脆弱易碎，還可以感受到麵包的細微暖流，放進紙袋後指尖留下一層薄薄的鹽，她親吻了一下。

在恍惚之中，她聽到有人叫她一聲，媽媽。她下意識地回了頭。

一個男孩朝她走來。

然後與她擦身而過。男孩回到母親懷裡，Jasmine 從錯覺裡醒過來。她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，但感覺的尾韻卻好像失去了什麼。

Jasmine 把驗孕棒丟進購物籃，走進等待結帳的人龍中，她想像中的投胎場景也是長這樣。



分手的時候，最棘手的是還有一堆東西放在舊情人家裡，毛衣圍巾、專輯 DVD，互相借來借去的書……以前覺得不分彼此的物件突然要結清。狡猾的人會在分手之前偷偷地把別人的還回去，把自己的拿回來，不欠別人什麼，也不想吃虧，如此就能乾淨俐落地消失，不給對方再見的機會。

Jasmine 最害怕的結果還是來了。她懷孕了。因為不相信甚至驗了兩次。

她好像拿了一種最難結清的東西，更何況對方不跟他要，她又有什麼立場還呢？

在和虎仔相依為命的日子裡，Jasmine 才發現自己根本不認識這座城市，為了帶虎仔出去玩，她去了好多沒去過的地方。她每去一個地方，就會在軟體上更新一張和虎仔的合照，像是在告訴東區考克，她把虎仔照顧得很好。

最近虎仔有點不受控制，常常故意跑給 Jasmine 追，虎仔保持著 Jasmine 能追又追不上的距離。每次追逐的終點，都是在一棟灰白的建築物附近。大概是虎仔想跟那些剛放學的小朋友玩吧，Jasmine 每次氣喘吁吁地趕上，虎仔都已經溫馴地享受那些孩子們的撫摸好一陣子了。每當 Jasmine 要帶牠回家，虎仔總是要依依不捨地回頭吠兩聲才肯走。

她任由自己的身體緩緩改變，她也喜歡那些突如其來的沮喪與絕望，她每天洗完澡坐在沙發上盯著自己的肚子，都有一種比昨天變大一點點的錯覺。她想起小時候經歷過的一種生命教育，是塞著一顆氣球在衣服裡和自己形影不離，想像那是在你身體孕育的生命。

老師告訴她那是為了讓大家體會母親懷孕十月的辛苦，她記得當時她有多小心地呵護那顆氣球，一點震動都不願意讓它承受。老師叫她要愛護自己懷裡的氣球，卻沒有一位老師教過她要怎麼戳破氣球。

Jasmine 在散步的時候，發現這個城市多餘的空間都被夾娃娃機填滿，一台一台的機台慢慢吞噬了街上經營不善的店家，最一開始是那個賣紅豆湯的年輕人，再來是街角的花店，最後是 Jasmine 常去吃石鍋拌飯的韓式料理店。

連財哥都看準了這個商機，也搬了一台夾娃娃機來店裡，嘗試著當台主，他說這叫，多角化經營。

財哥把機台擺在攤位的正前方，剛好面對著當值的小姐，偏偏櫥窗裡的高腳凳又高出一截，每次有客人在夾娃娃的時候，Jasmine 總覺得他們在不懷好意地窺看自己的裙底。她曾向財哥反映過這個問題，財哥只冷漠地回了一句：「當檳榔西施還怕人看。」

為了保持競爭力，娃娃機裡的娃娃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換新。這一天，財哥搬了新的娃娃準備補貨。Jasmine 看到了之後為之震顫。

財哥把一堆小熊一股腦地倒進機台，小熊娃娃在機台裡四腳朝天，東倒西歪。Jasmine 努力想掩飾自己內心的震驚。財哥倒進去的小熊，和她梳妝台上穿著畢業袍的小熊幾乎一模一樣。

只是這些小熊各有不同的職業，穿著代表著他們職業的服裝。Jasmine 特別想抓一隻小熊回家和自己的那隻作伴。她看上了一隻戴著黑框眼鏡，抱著書本的學院風熊熊。這隻大概就是熊老師了吧，她想。

她投下了第一個十元硬幣，機器睜開紅色的眼睛甦醒過來。音樂響起，她試圖把爪子對準她想要的那隻小熊，搖桿左擺右擺晃了好久，但總覺得還差目標一點，直到時間剩下最後一秒，Jasmine 只好倉促按下按鈕，爪子撲了空，回到原點。

然後她投下第二個硬幣、第三個硬幣、第四個硬幣……曾有幾次她以為就要到手了，爪子卻在最後一刻鬆手，小熊被不停地高高舉起又重重摔落。最接近的一次出手 Jasmine 的希望懸在半空中，在掉落的過程卻彈框而出。

小熊在高與低之間徒勞地落體，一開始 Jasmine 只是想玩玩而已，後來得到它的慾望卻越加強烈。甚至還去櫃台換掉幾張鈔票。

財哥不明白 Jasmine 對於小熊的偏執。「想要的話我拆一隻給你就好。神經病。」

但 Jasmine 覺得不一樣，小熊是小熊，重點是得到這回事。

Jasmine 發現每個機台的玻璃窗上都寫上一個不同的數字，畫著底線寫著

保證取物。那是每一台娃娃機的保夾金額。法律保障每一個玩家在付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後就不會空手而歸。

隨著 Jasmine 失敗的次數越來越多，她卻沒有因此掌握到夾娃娃的訣竅。直到她最後一次投下硬幣，她感覺到整台機器都變得不一樣了，發出歡快的音樂，連爪子都好像變得更堅定、更銳利了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次她獲得無限次失敗的機會，爪子撲了空，再多按幾次按鈕就好。

終於 Jasmine 還是得到了她念想的那隻眼鏡小熊，花了她五百八十元，遠超過那隻熊的價值。每件事都有個代價，即使它根本不值得。

她把小熊遺留在取物洞口，沒有帶著他離開。小熊就這樣張開腿坐著，沒辦法發出聲音，或許再也不會有人想得到它了。



虎仔走失了。就在一次尋常的散步中。

虎仔突然狂奔出去，那時懷孕已經相當大地改變了 Jasmine 的身體，她的小腹已經不是寬鬆的衣服可以掩蓋的了。挺著這樣的肚皮，Jasmine 是怎麼也追不上。

Jasmine 只能順著之前散步的路線繼續往前走，來到那棟灰白的建築物之前，她想虎仔八成會跑到這裡，但只看到平常看到的小朋友，卻沒見到任何狗的蹤影。

她就這樣回家了，她想或許是虎仔在發情吧，過個幾天就會自己回家。

三天之後，虎仔仍然沒有回家。Jasmine 覺得自己好像辜負了東區考克，連他最後託付的東西都沒有顧好。

她把虎仔的照片印下來做成尋狗啟事，貼在附近所有的電線桿、能貼的布告欄上，還拜託了里長廣播。虎仔的特徵是鼻頭附近一圈銀白的鬍鬚，總是讓她想起東區考克滿頭的白髮。

現在肚子裡的孩子，是和他唯一的關聯了。她卻還沒想清楚這孩子的去留。

打從知道懷孕的那天起，她就沒有愛惜過身體。照常熬夜吃冰，菸酒不忌，甚至隨便和男人發生關係。一方面是她捨不得也沒有勇氣打掉這個小孩；二方面是她覺得如果小孩就這麼流掉那就算了，反而讓她省去了煩惱。

她就把問題這樣擺著，但身體裡就像植入了一個鬧鐘。她很感謝財哥，沒有因為她是孕婦就把她趕出檳榔攤。

秋天裡的某一天，她照常在工作檯上上班。檳榔攤裡的電話突然響了，她接了起來。

在毫無準備下，她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，只說了一句話。

「狗我收到了，謝謝你。」

她應該要說很多話的，但她連一句話也沒說，她只是掉下淚滴，掛斷了電話。

她走出檯窗，坐在台階上，點起了一根菸。她抽得非常非常慢，因為她知道這是她人生中最後的一根菸。

六個月後，Jasmine 被送到我的面前。

據說她是在鄰近的一個小漁港被發現的，在北台灣的海岸線，像這樣一個沒有名字的漁港就有上百個。

聽人家說，她被發現的時候，身上還穿著白紗，她站在棧橋的彼端，再往前一步，就是大海了。在霧氣之中，當地的漁民以為看到了女鬼，細看才發現原來是個年輕的孕婦，連忙衝上去撲救。

在掙扎與推擠之中，Jasmine 突然昏倒，失去了意識。在送醫的過程中，Jasmine 開始劇烈地出血，染紅了整片白紗。

在救護車上，她握著我的手，模糊地呢喃著：「寶寶……寶寶……」

孩子屬狗，而她覺得不是巧合。